

中国古代 传世极品

《疗妒缘》 闺中和气产
芝兰，狮吼宁如琴瑟
弹。账木兴歌绥福复，蚤
斯衍庆合家欢。于今总
是拈酸妇，惜哉曾无疗
妒丹。诟淬时间无乐
趣，不如形只影孤单。无
如古来妇人，百病可
医，惟妒难治。若犯了
一个「妒」……

广来整理

疗妒缘
听月楼

〔明〕佚名 著

内蒙古人民

责任编辑 曹 立
封面设计 山羽制作

《中国古代传世极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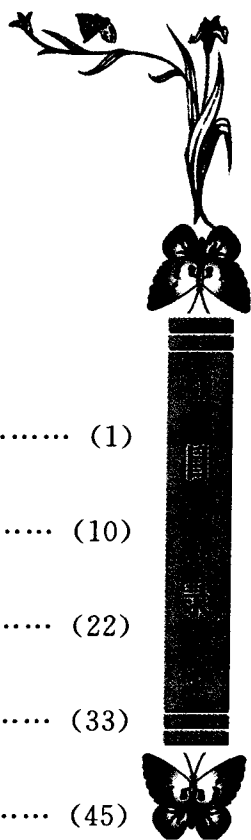
广 来 整 理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2
字 数	280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
印 数	1—5000(套)
书 号	ISBN7-204-04634-X/I·836
定 价	596 元 (全 20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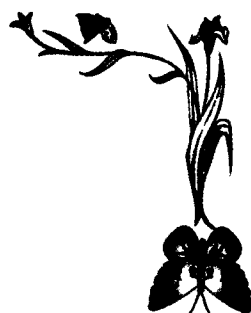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1659

《疗妒缘》目录



- 第 一 回 吃寡醋姑嫂谈心
奉严旨鸳鸯分别 (1)
- 第 二 回 救书生姻缘巧就
遇强徒妻妾相逢 (10)
- 第 三 回 用巧计杀贼逃生
悔前非感恩结义 (22)
- 第 四 回 割股肉天神感格
携登程妻妾同心 (33)
- 第 五 回 买美婢妒心改变
见主母众仆猜疑 (45)
- 第 六 回 消夏日丫鬟练武
喜秋风桂子临盆 (55)
- 第 七 回 索鸳鸯仍装醋态
跪房门始解疑心 (65)
- 第 八 回 让荣封虚悬冠帔
双诰命共沐皇恩 (76)

《听月楼》目录



第一回	月楼仙迹	艳妾专房	(89)
第二回	见姨惊美	拘礼辞婚	(96)
第三回	游园偷情	寻香召衅	(103)
第四回	拜寿留妹	玩诗逼归	(109)
第五回	训女遗笺	妒姬作祟	(116)
第六回	拷逼掌珠	怒伤切感	(123)
第七回	讨诱老拙	珠拾江心	(131)
第八回	痴生染病	义友央媒	(138)
第九回	面许朱陈	硬写绝据	(145)
第十回	听月题诗	引生遇故	(152)
第十一回	访美探楼	遇婢破梦	(159)
第十二回	巧试佳人	戏捺书生	(166)
第十三回	许姻倩笔	赴选登科	(173)
第十四回	奸相逼婚	怨女离魂	(180)
第十五回	新诗免罪	旧好露奸	(187)
第十六回	谪官怜女	还珠见母	(194)
第十七回	误认岳丈	错逢媒母	(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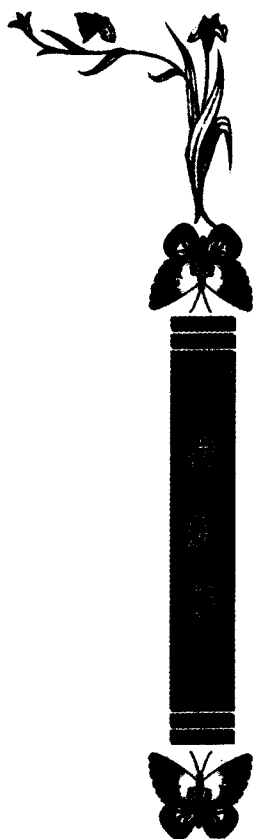
第十八回	困园逾墙	完姻拒婿		(209)
第十九回	正言规友	当道锄奸		(216)
第二十回	风散浮云	情圆听月		(223)

第一回

吃寡醋姑嫂谈心 奉严旨鸳鸯分别

诗曰：

闺中和气产芝兰，
狮吼宁如琴瑟弹。
□木兴歌绥福复，
螽斯衍庆合家欢。
于今总是拈酸妇，
惜哉曾无疗妒丹。
诟谇时间无乐趣，
不如形只影孤单。





这首诗，说人家娶了个贤慧妻子，则琴瑟相调，倡随和乐，从此千祥骈集，戾气尽消。若是娶着一个妒妇，时刻提防丈夫，凡行动举止，都着猜疑，还要诟谇之声，彻于户外，使做丈夫的一刻不能安稳，不如无妻的人，反得逍遥自在。无如古来妇人，百病可医，惟妒难治。若犯了一个“妒”字，便病入膏肓，随你苏张之舌，也说化他不转。即至威势相加，刀剑恐吓，彼宁甘就死，断乎不肯通融。所以有妒妇的人家，往往至于斩宗绝嗣。我想起，妇人之妒，惟恐自己丈夫被婢妾分去了欢娱。殊不知管束得紧，使丈夫畏首畏尾，枕席之间，反无一毫情趣。且丈夫被妻子约束，不知外边美色有多少趣味，日夜想念，决无真心向内。无奈妇人痴愚，总迷而不悟，十分之中，贤德者不上一二分，反有八九分嫉妒成性。惜无疗妒奇方，为天下男子少伸须眉之气也。吾尝见世间妇人，有始贤而终变为妒者矣，从未有始之妒而忽翻为贤者。有之，自于越秦氏淑贞始，然亦从死生患难中，受恩深处，方才悔悟回心。且听在下慢慢敷陈出来，以为妒妇之鉴。

话说浙江绍兴府有两个大乡宦，一个姓朱名忠，曾做过礼部尚书，夫妻俱已去世，只有一子，名唤朱纶。一个姓秦名孝，官拜兵部尚书，夫妻亦都去世，所生一子一女，长子名秦仲，已娶尤丞相之女为媳，忝中两榜，选过部属，因丁外艰，在家守制。女儿名淑贞，

年已十四，自幼许字朱纶，生来心性酷妒，小时就吃醋拈酸，见丫鬟有一二分姿色的，便不要他近身，只拣一个奇丑极蠢的小丫鬟，六十岁外的老仆妇在房服役。又谁知嫂嫂尤氏生性各别，出嫁时，赠嫁有四个绝色丫头，到秦家见丫头甚多，又拣四个美貌的在房服役，又外边讨四个。见两个系旧家之女，貌又端庄，就劝丈夫收他为妾。余十个，就请戏师教成一班女戏子。每逢花朝月夕，一家欢饮，就叫这些丫头，或清唱，或串戏，或分立两旁行令劝酒，极尽快乐。

只有淑贞小姐心中十分不悦，哥嫂请他，不但不肯赴酌，还时时苦劝嫂嫂道：“一夫一妻，人伦之当，小老婆岂是好有的？且这些油头粉脸，妖妖娆娆的丫头，最要引诱家主，坏人心术，离人骨肉。嫂嫂但知一时取乐，竟不想后来日子！你便真心待他，他却假意奉你，一有不合，必至夫妻反目，妻妾争风。这还是小事。更兼小老婆生出儿女来，家产分了去，一心偏向着生他的娘，谁来顾着你嫡母？我是一派忠言，嫂嫂请自思之，莫到后来追悔，想我的话，就晚了。”尤氏道：“姑娘所说，自是不差，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从来说牡丹虽好，绿叶扶持。我等幸生富贵之家，岂可不自知机，自图快乐，反要去寻烦恼？你说美妾俊婢，恐引坏了男子的心肠；我说美妾俊婢，正是固结丈夫的恩爱。那男子汉是天边之鸟，生于富贵，更不比得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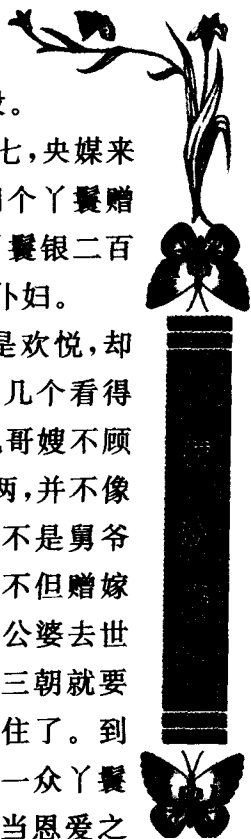
贱之家，终日看着妻子过日。或上京赴选，或远任他邦，就家中也有宾朋宴会，也有亲戚往还。家中若拘管得紧，不容女子见面，到外边去，莫说见了美貌女子，视如性命，就见了稍有姿色的，也觉得奇货，势必瞒着家中，或娶为外宅，或包妓宿娼。我又不能随他，何由知道？即或闻知，他在远方，一时不得见面，要与寻闹，也不能够。若告诉外人，外人反道我不贤，这个闷气，可不要活活气死！就在近处，晚上回来，与他嚷闹。他若懦弱的，外边受我约束，肚内恨我如仇，夫妻之情安在？倘遇强横的，老羞变怒，两相吵闹，必至夫妻分开，他便在外寻花问柳，我却在家独守孤灯，这苦对谁分诉？不若多娶婢妾，朝欢暮乐，外边就有美色，也只看得平常，决不贪恋他了。至说怕他生子，更是过虑。我若无子，巴不得他多生几个，我便可免生产之苦，安享嫡母之称。我若有子，长俊的，高官显爵，何在祖上这点家产；若不长俊的，虽独得了万贯家财，原要败去。不若兄弟多些，彼此相帮，多多益善。不见郭子仪七子八婿，满床牙笏，谁不羡其满门荣贵！这些儿女，也是姬妾所生者多，难道夫人一个人生的么？姑娘劝我不要后边追悔，想你的说话，我倒决不追悔，姑娘后来方信我的话哩！”小姐听说，冷笑一声，道：“我也不与嫂嫂辩，且到后来，看你想我的话好，还是我想你的话好！”自后姑嫂两个，话不投机，也不再



说。只小姐见了这许多婢妾，犹如仇敌一般。

不觉过了两年，小姐年十六，朱纶年十七，央媒来说，迎娶过门。妆奁极其丰盛，哥嫂要拔四个丫鬟赠嫁，小姐不肯要，哥嫂没奈何，只得另外折丫鬟银二百两，随身就是那极蠢的小丫头，极老的一个仆妇。

且说朱纶，见妆奁之盛，妻子又美，甚是欢悦，却又心中疑惑，道：“闻秦家美婢甚多，怎不将几个看得见的赠嫁，却将这一老一小两个怪物来？若说哥嫂不顾妹子，怎的妆奁却又甚好，且折丫鬟银二百两，并不像薄待妹子的？”心上踌躇不决。那里晓得倒不是舅爷之故，倒是新夫人之故，全在这上做工夫。不但赠嫁丫鬟不要，一嫁过门，见朱家俊婢也不少，想公婆去世后，丈夫与这些丫头日夜同处，岂能无染？三朝就要发作，亏得送娘与老仆妇再三相阻，方忍耐住了。到小满月后，再忍不住，就与丈夫吵闹，立逼将一众丫鬟尽行卖去。朱纶见妻子美貌，又是新婚，正当恩爱之际，只得听妻子做主卖去。秦氏见丈夫言听计从，一发骄横，稍有不如意处，便要寻闹，日夜不休。朱纶起初爱他，每事须从，后来因爱生畏。秦氏又日凶一日，处得丈夫服头服脚，记得嫂嫂之言，一应宾朋宴会，亲戚往还，都不许他去。哥嫂来请他回门，不好回得，还预先要老仆妇回去说，要嫂嫂吩咐众丫鬟，不许到外边张探。当日回去，外边男客，内里女客。小姐一面





吃酒，心上心对着外边，如坐针毡，还叫小丫头出去巡察，未有一刻宽心。未到晚，就叫轿同丈夫辞了哥嫂回家。直至哥哥补了礼部员外，带了家眷进京，只得到家一送，还不许丈夫来送。

谁知妇人犯了醋病，老天偏要与他作对，朱纶做亲数年，秦氏总不怀孕。一日，偶有一个老亲来看朱纶，晓得他未曾生子，因说道：“你已做亲几年，没有生产，想你娘子不受胎。你父母只你一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何不娶一妾，早生儿子，接续箕裘要紧。”秦氏适走出来听见，朱纶还未答应，里边先已大闹起来，吓得那老亲飞跑而去。秦氏足足闹了三日三夜，说道：“男子聚在一处，再无好话说。”自后不但不许丈夫见女人之面，连男子也不许他见，拘禁房中，一步不容稍离，连乡试都不肯放他去。亏老家人夫妇再三相劝，说：“省中去此不远，功名大事，岂可错过？且相公素守小姐法度，决不有犯。来往不过二十余天，在场中倒有十几日，也无暇去寻花问柳。”秦氏听了方肯应允。又嘱托老家人跟随，寸步不可相离，容相公在外闲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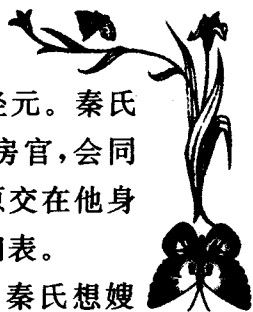


朱纶见妻应允，方敢收拾行李笔砚，择日起身。到省寻寓静坐，果然足迹不敢移步。未几，三场考毕，急急回家。秦氏还再三盘问，好是丈夫被人分去了一般，虚闹了几日方住。过了十余日，只听得一片锣声

打将进来，高高贴起报单，朱纶中第三名经元。秦氏也甚欢喜，只是又要到省中去见座师，拜房官，会同年，又费一番疑虑决察。总是老仆晦气，原交在他身上看守，回来亦不免几日访察、盘问，话不细表。

且说过了两月，各举子都要上京会试，秦氏想嫂嫂曾说：上京赴选，远任他邦，那里防闲得许多？听凭他，又断然不可，左思右想，道：“会试不比乡试，路途又远，日子又长。男子心肠最活，倘一放纵，要收他转来，就难了。况今已中举人，拼得多守几年，少不得原有官做，必要中进士何用？况进士未必拿得定，算来功名事小，情义为重。”决意不肯放他去会试。老家人夫妇劝也不听。朱纶见妻子之意甚决，也安心不去会试了。

谁知富贵逼人，那里由得人做主。且说北直乡试卷发礼部磨勘，内有一卷，文理不通，别字甚多，礼部与主试有隙，就将此卷进呈御览。皇上大怒，立刻唤那举子来面试，果是一字不通，就将那举子革职问罪。又想北直系輶轳之下，尚有此弊，各省弊病必多，即发一道严旨：着各省新中举人，立刻到京复试。如有一名不到者，即同关节，革去举人，发刑部严讯治罪。此旨一下，莫说有关节的，几乎急死，也只得勉强进京；还有那年老不想会试的，家贫没有盘缠的，有病不能远出的，父母年老不忍暂离的，闻了此旨，也只得连夜





起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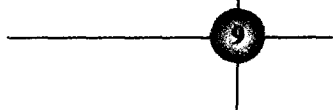
此信传到朱家，朱纶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文理甚好，不怕复试，且趁此可以会试，进士可望；怕的是仍恐妻子不容，连举子多要送去，还要发刑部审讯，只得将此话与妻子说知。秦氏起初还道丈夫要去会试，假造此话来骗他，后来晓得是真，却又不肯就放他去，直至府县官都来催促，晓得势不能阻，算来只有同去。朱纶道：“娘子同去甚好。只是同了家眷，必须水路去。自下正当河干水浅，还愁冰冻难行，不但复试赶不及，连会试也赶不到。圣旨严紧，必须旱路，连夜赶去方好。娘子同行，仍恐不便。”秦氏见丈夫不要他同行，大怒道：“如此说，宁可革去举人，断不许去！”朱纶吓得又不敢开口。倒亏得老家人在旁，看见主母如此，只得上前禀劝道：“圣旨严急，不到的不但革去举人，原还要押解刑部严讯，此去终不能免。小姐同行，却非水路不可，水路直来不及。若从旱路去，一路风霜劳苦，早起晚宿，男人尚且苦楚，何况小姐深闺娇养，足迹未曾出户，如何受得此苦！相公所言，实是一片真心，并非不要小姐同去。若虑相公有甚差错，交与老奴身上，包管兢兢守法。小姐若要进京，慢慢叫船到来，岂不两便！”

小姐想来，料阻不住，只得三令五申，严戒丈夫一番。又再三嘱咐老仆：“到京寓所，断要寻僧道庵观，



有妇女人家断不可寓。倘中了进士，琼林宴上，有妓女劝酒，最要坏人心术。我家大爷处，更不可往来，家中这些丫头，个个妖妖娆娆，相公若去，断要引诱坏了。你须一一听我吩咐，时时鉴察，处处留心，不要听了相公，与他一路，欺瞒着我。我若访知，连你也不得轻恕！”老仆唯唯受命。起身时，秦氏又将向来最爱的一个玉鸳鸯，分开却是两只，合来却成一个，是他父亲海外封王得来付与他的，今分一个付与丈夫带去，吩咐道：“此物是海外之宝，中国所无，一雌一雄，犹如夫妇一般，分开再无别对的。今分一只与你，带在身边见此鸳鸯，就如见我；一起他念，看此即便收心。倘有所犯，断不与你干休！”

朱纶亦唯唯受命，随拜别妻子，同了老家人急急上路。不数日，过了镇江，渡过江去，直到王家营，雇了牲口，要连夜赶进京中。不想到山东路上一座高山脚下，主仆正向前行走，只听得一支响箭飞来，射中老仆马脚，跌入山窝之内。朱纶回头一看，见老仆跌入山窝，远远望见后面有强人飞马追来，吓得心慌，也不能顾行李、老仆，将马连加几鞭，飞跑逃命。幸强人赶到，见了老仆的马匹、行李，急急送上山中，纠集群盗，一齐来赶朱纶。正是：出门才躲雷霆令，路途重逢霹雳声。不知朱纶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 回

救书生姻缘巧就 遇强徒妻妾相逢



话说朱纶见强人追赶，飞马逃命，约已跑去十余里，终是强盗马快，看看将要赶到。朱纶正当危急，见山凹之中有一个小小庄子，也不管是甚么人家，急急下马，往内就跑。跑到里边，只见一男一女，正在中堂闲讲，见朱纶跑进来，一把扯住，问道：“你何人？怎么往我内里乱走？”朱纶吓得话也说不出，道：“小生朱纶，上京会试的，在此经过。遇了强盗，后边迫来，望二位救我一救！”那人道：“原来如此。你且避到里去，待我打发……”言之未已，强盗已到，赶进门来要人。那一男一女齐道：“你们是何人，几时把人交我？却来问我取讨！”强人道：“方才我路上追来一头行货到此，

忽然不见，马匹现在你门首，怎么白赖？想是你活得不耐烦，敢来虎口中夺食么？”恼得那两人道：“你这班强盗，我不寻你，便是你的造化了，你敢上门来欺人么！”一面说，一面就各提棍棒相迎。战至十数合，强盗见手段高强，卖个空，跑回山上去了。那两人见他逃去，也不去追赶。

你道这两人是谁？原来姓许名雄，女人就是他妻子何氏。他丈人何武，自幼少林出身，十八般武艺皆精，江湖出名的响马，做起一个小小家业。只生一女，妻子去世，也未续娶，守此女儿长大，招赘许雄为婿，便将一身本事尽传与女儿女婿，后来年老身亡。许雄执掌家业，也生一女，名唤巧珠，爱如珍宝。见家中颇过得，虽学了丈人的本事，却不肯学丈人所为，安分守己，绝无外务。因有本事，却也不怕人，故在山凹之中造几间小屋居住，钱银另藏一小洞之中。久欲招一女婿，因未有中意的，且山凹中谁肯招来，故巧珠年已十六，尚未受聘。那夜忽得一梦，梦见一人将一粒明珠送来，他便给女儿收藏。忽又见一青龙从天而降，到他女儿房中，取出此珠，升天而去。女儿正要去抢，忽又见一女子天上降下，同了女儿从龙上天去了。觉来大以为奇，说与妻子。那知妻子所梦，也是一般。正在奇异，不想朱纶跑进，也无暇想及。

直至杀退强盗走进，只见女儿在内慌慌张张走出





来告诉父母。你道为何？原来朱纶惊慌逃避，一直跑进巧珠房中，望巧珠床上就躲，适值巧珠睡着，床被他跨上，梦中惊醒，吃了一吓，见一少年郎君，急急推他下来。朱纶情极，愈加躲进。巧珠无奈，只得自己爬起身来，到外边向着爹娘告诉。二人忽然称奇道：“莫非夜来所梦，就应在此人身上？方才这强盗的相貌，与梦中送珠的一般般，此生是他追赶而来，却又姓朱，岂不与那送珠相合？梦中送与女儿收藏，他又却好跑到女儿房中，莫非与女儿有姻缘之分？”何氏道：“只是后来被青龙取去，女儿追去，又有一女子来，一同相随上天，不知是如何解说。”许雄道：“他方才说过上京会试的，看他小小年纪，相貌又好，已经中过乡榜，将来富贵可必。青龙取去，或者就应在他身上。只那一个女子，来引我女儿同去，此却不知何兆。我和你且去唤他出来，细细问他一番，再作计较。”

夫妻二人便同到女儿房中。只见那生还在女儿床上打颤，见有人进来，他本虚心之人，愈加往内乱躲，口中还连连叫“救命！”许雄见了，反觉好笑，道：“强盗已去了，不要惊慌，好好下来讲话。”朱纶听说，方走下床来，还战战兢兢，连忙跪下，口叫恩人不绝。许雄即忙扶起，道：“强盗赶去，何足为恩，不须跪谢。只是你却不该跑到我女儿房里来，躲在床上，这却如何说法？”朱纶道：“实是一时吓昏，那里晓得令爱的